

致埃及

談 微 著



七月二十六日

地球的东面，太陽升起的地方，
方圓三千万里土地上，我的国家。
它袒露着，伸展着
巨人的軀体，
承受着甘雨，自由和陽光。
千千万万人劳动在大地上，
机器飞快地輪轉，
無边的田野上小麦摆蕩；
忽然，
一个声音，
像响雷滾过天空，
山洪自天边涌来，
六亿人轉过头
倾听：

“是你，
我的埃及兄弟。”

我看見，那蜂拥在解放广场的
千万人屏息着，等候一声宣布，
你们彼此拥抱，高歌狂舞，
眼中閃爍着泪光，广场如沸騰。
尼罗河的傍晚，少女从河边归来，
头上的水罐叮咚响，她们脚步加快，
黑色的眼睛在面纱上边，
笑在荡漾。
那骑着骆驼和馬匹的，
从炎热的沙漠中走来，
正在椰树蔭下席地而坐，
也互相傳說着新聞，
互相道賀。
納賽尔总统
洪亮的音波
响在全世界：

“埃及收回了它的主权，”
“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
鼓滿風的帆，航行在尼罗河上，
独立自主的快乐，流动在埃及的国土；
納賽尔，你埃及的英雄，
笑不可抑，
跟你的人民一起，
我們也隨着笑了。



七月二十六日夜

一

白日里我飄浮在兴奋的海洋，
到夜晚，也顛簸在浪濤上。
快乐無法使我宁靜，
是什么震撼着，讓我起来，
徘徊又徘徊？
午夜如白天一般明亮，
繁星在相互耳語，閃爍光芒，
“我看見，
一顆新的星出現了，
在空曠的天宇，
在众星集会里，
它無比美丽，
流光四溢。

透過亘古遙遙的年代
古老的埃及早已發光
今夜，讓我駕駛思念的云
超越時間和空間，將你了望

你高如山岩的金字塔，
四千年屹立尼羅河邊，
數不盡日月迴轉，日曝風蝕，
動搖不了你的威嚴。
你的司芬克斯巨大面影，
千萬年如一日，朝向東方，
人們說，獅身和人面相連結的
難解的謎，誰也不能懂得它的意義。
你那尼羅河，任性而慈悲的母親，
懷着深深的爱，
用黃色的乳汁灌溉
一千二百公里綠色帶形的土地，
我仿佛聽見她的千百只柔軟的手

拍打堤岸，
千万吨水流
漫过河堤，
以任情的溺爱戏弄自己的孩兒，
啊，埃及是富饒的，
尼罗河水和埃及人民的血汗
相攪和的，棉花和苞米的漿果，
遍岸累累生長，
葡萄和稻麦散發着醉人的芳香。

放眼尼罗河之西，是利比亞沙漠，
一片黃色的蒼茫。
起伏着，起伏着，
旱地的海洋，一望無垠。
尼罗河之东到紅海岸旁，
阿拉伯沙漠，一片沙石和沙石的丘陵，
起伏着，波动着，
綿綿亘古的恐怖，盲人世界的死寂。
（这里不用思想，沒有感情）

沙漠上飞卷一陣狂風，
沙石飞舞，沙丘移动，
天地昏黃，日月無光。
在沙漠無極的空虛里，
一次次响起异族馬队的蹄声，
古代的希臘和羅馬，
艦队渡海而来，
阿拉伯民族，土耳其，以及历史上
其他征服者的記載，
越过亞洲西奈半島向你移近，
巴比倫皇帝写信給埃及皇帝：
“我向你的家族，你的妻室，
你的战車和你的战馬致敬，
至于說到黃金，
黃金要送給我們。”
一次次入侵，一次次你的国土上流血，
鮮血滴入沙土，狂風卷起黃沙掩沒，
數千年沙漠上不斷卷起狂風，
人民在外來鉄蹄下流血。

尼罗河，一根湿透眼泪的荆棘，
穿入一片黑暗沉沉的年代，
串挂着帝王的冠冕，
外来征服者的刀剑，
而更多的，更多的，
是奴隶的躯体，
你的古老土地上
無尽的悲哀。

二

往日的敌人馳騁在你的土地上，
擄掠兒女，搶奪金銀，
呼嘯着，
一陣風暴过去，又是天晴。
那新来的侵略者，
也是我們的，緬甸的，印度的，
半个地球上被奴役者的敌人，
他的艦队駛向港口，
向你搖擺着走来，

穿着熨得光亮的衣服，打着領帶，
一手提着新式步槍，一手拿着錢袋，
他用金錢賤价收买
你的亲生骨肉，
十二万个兒子，
十二万顆頭顱，
开鑿了苏伊士运河，随后又运来
更多的槍枝，更多的軍隊。
他說：“我来保护你們，
把文明帶給你們，
主呵，
願你賜他們以天堂的快乐。”
而后，他刮取了埃及的亿万錢財。
从此，苏伊士运河，一条埃及的脉管，
長在埃及的皮里，肉里，
插在外国老板的袋里，
哦，他們曾对你狠狠地吮吸，
（吸了八十七年）
直到你輾側呻吟

在自己的国土上
消瘦而萎縮……

三

殘酷的岁月在埃及輪轉，
当一个埃及人活下来，
他不会有太多的童年，太多的天真，
田地等着他，
那被陽光燒烤的飢渴的土地，
水車等着他，
那有深深嘆息的疲乏的水車，
磨坊等着他，
而捐稅和勞役却永远在輪轉着，
沉重的負擔，飢餓的火，
却永远在輪轉着折磨着呵。
他用全部生命的力量
耕种一小塊土地，
他白天在翻土，太陽在头上像盆火，
他晚上不眠地等待，

好像聽見稻禾生長的爆裂聲，
尼羅河流得像笑，
眼看着棉花結桃了，甘蔗抽穗了，
全部收穫送到市場去，
換不了一塊米粑，一條短褲，
這以後，
當他的頭髮還很黑很黑，
當他的牙齒還沒有脫落，
當他還有茂盛的爱情，
依戀着妻室和兒女，
死亡已經窺探在門口，
瘟疫和飢餓拍打着黑色的翅翼，
飛翔在河道的上空，
等待收集一批天亡的落葉。
然而你的人民是善良的，
他咽下秕糠，包裹着一顆金色的心，
我仿佛聽見那無聲的祈禱，
他的雙手伸向上蒼：
“沒有尼羅河，就沒有一切，”

他的眼和他的声音是如此虔誠，
而他伸出的手，是多么干枯，多么黧黑。

我放眼找寻，千百年来
用劳动者的血汗、
用尼罗河水灌溉的
白色的棉花
甜汁的甘蔗
黄金的麦粒
哪里去了？
那壯年的生命
幼兒的笑靨
女人的青春
哪里去了？
一个声音說：
过去，你到阿勃丁宮去，
到拉薩尔丁宮去，
还有無數金碧輝煌
法老的宮殿里去，

你將在那里找到
金制的屋頂，
用陽光和麥粒的金色塗染，
寶石嵌的牆壁，
翡翠的綠和少女頰上的紅色，
水晶鋪成的階石，
壯年人的骨骼壘成的寶座，
透明鏤空的大理石柱，透出朦朧的光，
（用人的舊脂点燃）
而現在，那個聲音說：
在一百年中，
你要到外國殖民大臣的官邸里來，
白色餐布的桌上，筵席已散，
放着紫晶的酒杯。
一杯酒，一千担非洲葡萄釀熟，
不要碰它，要溢出來，
帶着殖民地農民的怨恨，
帶着嗞嗞的響聲，
要溢出來。

你到外国殖民銀行里來，
深黑的鐵欄門里，廟堂般的屋里，
鋼的保險櫃鎖進厚厚的賬簿，
你要找尋那些失去的生命嗎？
一個又一個，在數字的圈里，
新添的一個數字，又是一個人的一生，
連同他的勞動
他的痛苦
和一些些歡樂；
你要到阿斯科跑馬廳來，
那里的英國貴婦，頸上系着寶飾珍珠，
婉轉的像笑渦，晶瑩的像露水，
輕輕地，輕輕地要從綫索上滴落，
是夭折的埃及孩子的眼淚。

四

塑造金字塔的子孫
難道會永遠受侮辱？
誰能夠長久把黑夜

罩在你的頭頂？
不能征服的是你的人民，
硬朗如岩石，
直立如棗椰林，
在根下，殖民地人民的仇恨
埋得深深。

七十四年來，你的父親，你的祖父，
用仇恨生活，用仇恨行動，
一個暴動連着一個暴動，
他們向機槍沖去，向坦克沖去，
高舉着木棍和石塊，
向英國兵的軍營沖去！
打碎他們的玻璃，燒毀他們的房屋，
那樣，也是痛快的。
一股吶喊的風暴，一股反叛的逆流，
抒發着憤怒，深藏了多少時候，
尽管他們是徒手，敵人有新式的武器，
然而他們沖過去！
鮮血汨汨地從他的胸膛里流出來了，

他感到一陣痛楚，然而是多么舒暢，
血在为自己的土地流，
在为清洗着土地的耻辱而流啊！
直到前面的倒下了，
后面的又站直起来，
手拿木棍和石块
向前冲去！

請讓我向你英勇的斗争致敬，
向你的阿默德·阿拉比致敬，
向扎格盧致敬，
以及一切我所不知道的
所有的英雄們致敬，
我要向你的人民致敬。
在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你們把法魯克赶出皇宮，
屈从于外国的封建王朝結束了。
在四年后的同一天，
最后一名英国士兵从你的国土上撤离，